



品鉴

风自乡野来，文以初心写

——读张勤丰《风从乡野吹来》

苏天真

读合肥作家张勤丰的散文集《风从乡野吹来》，如同在喧嚣尘世中，遇见一汪清澈、一段温厚、一份沉静而有力的生命独白。全书以岁月记忆、人物剪影、大千世界、艺术长廊四辑铺展，从乡土回望到人生省思，从日常描摹到精神远行，文字真挚、情感醇厚、意境悠远。作者以低吟浅唱的笔调，回望曲折人生，书写人间至情，既绘就一幅鲜活生动的民俗长卷，亦构筑起一片安放灵魂的精神原乡。

岁月记忆，是时光深处最柔软的回望。在这一辑里，作者将童年的乡野、少年的苦读、青年的辗转、中年的坚守，一一收拢于笔端。那些在田埂上奔跑的身影，油灯下苦读的夜，乡村校园里默默耕耘的日子，都被时光浸润得温润而明亮。作者在《一部收音机》中写道：“奋斗的人生，不向现实屈服的人生，才是充实而有意义的。”这并非豪言，而是从岁月磨砺中生长出的信念。他不回避生活的粗粝，不粉饰前行的艰辛，却以平和之心，将苦涩酿成回甘，把坎坷写成坚韧。记忆在他笔下，不是单薄的怀旧，而是有温度、有重量、有力量的生命叙事。一页页读来，仿佛能触摸到时光的纹路，听见岁月深处传来的沉静回响。

人物剪影，是烟火人间最动人的光芒。如果说记忆是一条河，那么人物便是河上最温暖的舟楫。张勤丰以平视、悲悯、真诚的目光，凝视身边一个个普通人：父亲的坚韧与担当，乡邻的善良与热忱，师者的坚守与微光，平凡生命里的朴素与尊严，在他笔下——站立起来。叶昌国在序言评价其文“真诚、真情、真挚”，这“三真”恰是人物书写的灵魂所在。他不刻意拔高，不刻意渲染，只用朴素而深情的笔触，还原人性本真。乡野间的悲欢、日常里的温良，烟火中的坚守，构成了乡土中国最动人的精神底色。这些看似寻常的人物剪影，实则是时代的缩影、人心的镜像，读之令人动容，思之意味深长。

大千世界，是行走中辽阔的胸襟。如果说前两辑是扎根泥土的深情，那么第三辑便是走向远方的格局。《大千世界》多为行走与游记随笔，看似闲散，实则言之有物、

文中含情。作者行万里路，览山河胜景，思历史文脉，观人间百态，于一景一物中见天地，于一颦一笑中见人心。文字流畅婉转，气韵平和内敛，却于沉静处见阔远，于细腻中见豪迈。从眼前风物到现代文明，从地域风情到历史传承，作者将所见所感、所思所悟，熔于一炉。游记不只是写景，更是观心、观世、观人生。

艺术长廊，是精神世界最明亮的坚守。作为全书的思想收束，《艺术长廊》展现了作者的审美追求与价值立场。从文学感悟到艺术鉴赏，从人文思考到精神守望，这里是心灵的栖居，亦是思想的舒展。作者在《自然、乡情与文学》中坦言：“文学让我恪守一种信念：我可以接受生活给予我的一切，可唯一拒绝的就是平庸。”平庸不可接受，灵魂不可荒芜，这正是他文字力量的来源。他以文为灯，以美为径，在喧嚣世界里守住内心的宁静，在平凡生活中保持精神的挺拔。这一辑与前三辑彼此呼应、互为支撑，共同构成完整而丰盈的精神世界。

全书最鲜明、最动人的特色，莫过于俚语方言的自然运用。乡音土语、民间俗语信手拈来，如话家常，质朴有味，极具生活气息与渲染力。正如序言所评：“一篇文章就像一幅民俗画，一本书就好像是一部内容全面的民俗大观。”那些带着泥土气息、人间温度的语言，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地域质感，更让真情直抵人心，使整部散文集成为一幅流动的、鲜活的、有呼吸的乡土风情长卷。

张勤丰的散文，刚柔相济，气象自成。既有“卷起千堆雪”的豪迈，写命运不屈、山河壮阔；亦有“润物细无声”的细腻，写亲情乡情、一草一木。豪迈处见风骨，细腻处见柔情，厚重处见人生，清淡处见悠远。文字里藏着一个男人历经曲折却不改初心的坚韧，藏着对土地深沉的眷恋、对人间真挚的温情、对文学虔诚的坚守。思想性、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在此浑然一体，真诚而不张扬，温润而有力量。

《风从乡野吹来》不仅是一部散文集，更是一曲献给乡土、献给时代、献给平凡生命的深情牧歌。

三河未央

张万金

随笔

暮色是渐渐染透三河的。从第一盏灯笼在青石巷口亮起，到整条丰乐河的波光都盛满暖黄的碎影，不过是一盏茶的工夫。我立在鹊渚廊桥上，看游船欸乃，划过水面时漾开的涟漪，将两岸的马头墙、翘角檐揉皱又抚平——这光景，竟有些2026年央视春晚取景画面里的神韵。

三河是有“小南京”之誉的。旧时舟楫往来，商贾云集，三河因水而兴，成了巢湖西岸的咽喉。站在今日修复一新的古码头，仍能想见当年“樯帆如林，货物山积”的盛景。然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镇上的老人，皱纹里都藏着水患的记忆。“大水一来，街巷成河”，他们语气平淡，仿佛在说昨夜雨。可我知道，这平淡底下，是数百年来与自然博弈的惊心动魄。如今的堤坝坚固，河道疏浚，那份与水共生的智慧与敬畏，已沉淀为古镇基石的一部分，沉默而坚实。

往深处走，便是老街。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，两侧店铺林立，卖着米饺、茶干、羽毛扇——都是三河的味道。年轻的主理人用原木和玻璃改造了老宅，咖啡馆里飘出拿铁的香气，与隔壁传统糕饼铺的甜糯交织在一起。这是发展文旅带来的新鲜脉动：古老肌理被注入年轻的血液，老手艺在抖音直播里找到了新观众，沉寂的宅院因民宿和工作室的入驻而重获呼吸。时尚语汇与旧时风物在此碰撞，不是取代，而是对话。

行至一人巷，世界陡然收窄。两侧高墙对峙，仅容一人侧身而过，仰头是一线青天。静立于此，恍惚能听见历史的回响——那不仅仅是市井的喧哗，更夹着金戈铁马之声。太平天国后期那场惨烈的“三河大捷”，便是在这片土地上上演。陈玉成、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，于此重创湘军精锐，暂时稳住了天京上游的局势。当年的城墙、炮台，大多已湮没，唯有几段残垣、几处碑

刻，在无声诉说。我抚摸着这一块老墙砖，冰凉粗粝的触感直抵掌心。那一瞬，呐喊与嘶鸣仿佛穿透时空的帷幕，扑面而来。历史的厚重，从来不是书本上铅印的字句，而是这种触手可及的冰凉，是风中似有还无的铁锈与血气的幻觉。

步出窄巷，天地复又开阔。在一座修缮完好的大宅里，我遇见了一位正在埋头雕刻木版画的老匠人。他不用电动工具，每一道弧线、每一个凿点，全凭手感与经验。“老祖宗的东西，快不得。”他说话时，眼神并未离开手中的活计。他身边的年轻人则熟练地用平板电脑调整着年画图案的数字线稿，准备用现代工艺进行衍生品开发。一老一少，一传统一现代，在这古宅的天井下，构成了三河当下的一个生动切面：历史不是标本，而是在传承与创新中，持续生长的生命体。

夜幕完全降临时，我登上望月阁。俯瞰下去，古镇的轮廓被灯光勾勒得分明，宛如一艘巨大的、发光的航船，泊在岁月的河流中。远处，新建的文旅综合体灯光璀璨，与老街的灯笼相映成趣；近处，晚归的游船在河面划出最后一道银痕。2026年春晚的取景，像一枚时代的书签，标记了这座古镇重新进入国家视野的时刻。离开前，我再次走到河边。河水初涨，汤汤东去。这水，见过古战场的硝烟，抚慰过灾后的疮痍，承载过“小南京”的繁华，如今又映照文旅时代的霓虹。它是最好的见证者，也是最沉默的诉说者。

我忽然懂得：三河枕水千年，枕的是变幻风云，枕的是生生不息。它的脉搏始终应和着水的节律，无论那水是战血、是患涛，还是今夜这载满歌声与惊叹的粼粼波光。这便是三河未央——未央的从来不是某一段凝固的辉煌，而是从容的苏醒，在沧桑底色上不断生长出的、温柔而坚韧的新的年轮。河声如旧，而故事常新。

我去地坛

张时卫

元旦假期，专程去了一趟地坛。穿过熙攘的安定门外大街，一座巍峨的绿色琉璃瓦牌楼映入眼帘，“地坛”二字鎏金匾额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这是1990年按乾隆形制重建的新牌楼，斗拱飞檐间雕刻着精致的单凤与牡丹图案，与作家史铁生笔下“剥蚀了檐头浮夸的琉璃，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”的荒芜古园，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强烈对照。我踩着青石板路缓步入园，四百余年的皇家坛庙已化作整洁有序的公园，在每一处角落，都藏着等待被探寻的精神足迹。

地坛的格局依旧遵循着“天圆地方”的古制，园区内方泽坛静静伫立在中轴线南端，艾青石铺就的坛面在树荫下泛着温润的光。史铁生曾在这样的午后摇着轮椅入园，那时的地坛“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”，断壁残垣间荒草萋萋，蝉鸣与风声是唯一的声响。而今，平整的步道蜿蜒穿梭于苍松翠柏之间，游客的低语、孩童的嬉笑与远处传来的鸟鸣交织，曾经的断壁已被精心修缮，枯井旁立起了保护标识，唯有那些扎根百年的古柏，枝干虬曲如铁，仍保留着当年的苍劲风骨。我摩挲着树干上粗糙的纹路，仿佛能触到史铁生轮椅碾过的痕迹，感受到他独坐树下时，与这古园对话的沉静气息。

沿着力求还原历史风貌的步道前行，西侧的神库院落已更名为方泽轩，绿琉璃顶的大殿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史铁生笔下那些“被时光淹没的角落”，如今已成为游人驻足的景观，但我仍能在光影交错中，想象出那个失魂落魄的青年，摇着轮椅躲在偏僻角落，一连几小时思考生死的模样。他曾在这里叩问命运：“一个人，出生了，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”，也曾无数个黄昏里，看着太阳“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”，而后领悟到“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”。地坛的寂静给了他思考的空间，而那些沉默的草木、古老的建筑，都成了他精神救赎的见证者。

走到斋宫附近的长椅坐下，身旁有老人在闲谈，孩童在追逐嬉戏，这幅烟火气十足的画面，让我想起史铁生笔下园子里的那些人物：热爱唱歌的中年女人、身怀绝技的老头、终日坐在轮椅上的姑娘。他们与当年的史铁生一样，在这园子里安放各自的人生。更让我动容的，是那位在园外焦灼徘徊的母亲。史铁生后来才明白，自己独自在地坛的漫长时光，给母亲带来了怎样的痛苦与惊恐。她“坐卧难宁的心神不定，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”，却始终默默守护，不敢打扰儿子的沉思。

夕阳西下，我沿着史铁生曾无数次走过的路线，缓缓绕园一周，看着光影在建筑上流转，感受着古园从荒芜到繁华的变迁。史铁生曾说，地坛是为他“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年”。这座古园见证了他的苦难与挣扎，也见证了他的觉醒与超越。而如今，它也在见证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，在喧嚣中寻找宁静，在困境中汲取力量。

离开地坛时，牌楼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虽然没有找到史铁生轮椅留下的具体痕迹，但我肯定找到了他留下的一些什么。